

东亚系列外长会开启，有哪些关注点？（下）

东盟不做外国代理人 加强合作反对西方代理人



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局的第二年，诸多具体事项有待落实，例如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、防止大国竞争搅乱地区合作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，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为契机加强与沿线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，将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项目与东盟亚太愿景相对接，以及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.0版谈判，等等。

许利平介绍，就在几天前，中国东盟自贸区3.0版第三轮谈判在昆明举行。“升级版”将围绕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重点发力。如果谈判成功，将显著推动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。与此同时，澜湄合作已成为次区域合作的“金色样板”，未来次区域合作能否深挖潜力同样值得期待。

再看“10+3”外长会。刘卿注意到，就在本月初，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青岛

举办。王毅强调要通过论坛发出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明确信号，日韩也有较为积极的表态。

“10+3合作受疫情等因素影响，在过去几年有所停滞，除了在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框架下达成一致外，其他方面合作效率较低。”刘卿说，“不过，尽管中日韩仍有矛盾分歧，最近三方合作显露积极态势。而且各方对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愿望是一致的。未来需要在新能源投资、增加产业链韧性等领域加强协调，力争确立更多共识。”

许利平说，相关报告显示，今年“10+3”区域GDP将实现4.6%的较快增长。今年6月RCEP已经对所有伙伴国全面生效，这对于“10+3”合作是一种激励和推动。正如一些分析指出的，“10+3”比以往

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好区域经济增长的机遇。

几场“双边戏”怎么唱

许利平称，如果说“10+1”“10+3”侧重地区合作，那么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，则着眼于亚太地区安全，可关注各方如何开展预防性外交。

刘卿说，东亚峰会主要充当沟通平台，起到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。考虑到论坛的两大参与国——俄罗斯和美国矛盾突出，峰会协调立场势必艰难。但对于俄美高级外交官而言，这至少提供了一个“共处一室”的场合。拉夫罗夫同布林肯的上一次会面是在新德里，当时二人在G20会议间隙聊了约10分钟。

“而东盟地区论坛，则在东盟主导下以聚焦内部事务为主。”刘卿说，其间缅甸问题或被涉及。东盟希望开展包容性对话，促进相关各方政治信任。东盟国家也可能再次强调“无核东南亚”的诉求。目前只有中国表态愿率先签署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》议定书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各个参会方也会借系列外长会的“大舞台”，开展“小双

边”“小多边”接触。

颇受关注的是，王毅是否会同布林肯时隔不到1个月再次会面。两位分析人士认为，如果二人会面，有助于延续中美接触态势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，缓和关系管控分歧。如果能够聚焦一些务实合作领域，对于地区和全球都是积极信号。

王毅会否与拉夫罗夫会面，也引起各方关注。中俄关系始终高位运行，最近俄“三号人物”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访华，俄媒称地区合作等成为重点议题。此外，中韩、中日是否会上演外交互动，也值得期待。

另一方面，美日韩之间也有望开展多轮双多边互动。许利平说，美国毫无疑问会借此场合深化与盟友的关系，推进“印太战略”。中国不反对它们正常接触，反对的是它们针对第三方搞“小院高墙”式的排他性合作。中方希望各方更多聚焦地区的共同安全，而不是拉帮结派搞“小圈子”。

不做大国竞争代理人

在布林肯还未启程前，美媒便早早放出风声称，缅甸

和中国将是其关注的重点。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还就此行表示，美国将联合一些国家反击中国的“胁迫行为”。与此同时，日媒也放风称，将“力争与东盟各国携手制约中国”，炒热南海问题。

刘卿说，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是聚焦地区合作的平台，一些域外国家把不和谐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，逼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，违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宏愿。事实证明，所谓的“航行自由”，只不过是一些国家出于私利，挑拨地区矛盾的借口。南海的和平稳定，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、团结合作，把妥处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许利平指出，与一些域外国家的叫嚣相反，南海的和平稳定从未受到根本性逆转。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下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，争取早日达成。正如印尼外长在近日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词中所说的，“东盟永远不会成为大国竞争的代理人”，这是东盟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。因此，希望一些国家摒弃冷战思维，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